

尼紮穆丁教主與庫斯羅親王

伊莎·撒迪賽 複述

許多世紀以前，在印度住著一位蘇菲上師，祂以智慧和恩典、慷慨以及在人們生活中創造的奇蹟而聞名。祂的名字是哈茲拉特尼紮穆丁教主（Hazrat Nizamuddin Auliya），隸屬於蘇菲聖徒奇殊蒂教團。

尼紮穆丁在德里市郊設了一所哈納卡（*khānqāh*）。哈納卡是供人靈修的地方，是個草木青蔥的荒漠綠洲，各階層的人都會到這裡來，吸收身體和靈魂的養分。每天都有數以百計的信徒到訪，祈求向這位偉大的聖人禮敬。他們會在尼紮穆丁教主的神聖臨在中度過數小時，或者數日 --- 領受祂的教誨，供奉祂，並享用由供養祂的食物所烹調的豐盛飯菜。

一個安靜的早上，當尼紮穆丁坐在陽臺上向阿拉 --- 向真主 --- 禱告時，祂看到有個人走進哈納卡的院子裡。那人彎著腰，低著頭，神色疲憊，好像受過許多磨難。又髒又破的衣服不稱身地裹著他的身體。

那人抬頭一望，與尼紮穆丁四目交投。他立刻跑上前，跪倒在聖人的足下。「上師啊！」他說。他的聲調沙啞，帶著明顯的絕望之音。「上師啊！」

尼紮穆丁把自己的米斯巴（*misbāh*）念珠放在身旁的祈禱蓆上。

「想說什麼就說吧。」祂的語氣極其溫和。

「教主啊，」那人顫抖著說。「教主啊，我需要您的恩典，您的麼賀班尼（*meherbānī*）。是這樣，我有三個適婚年齡的女兒。她們都很勤奮善良。可我只是個農夫，而且很倒霉。您知道，誰也不會娶沒有嫁妝的新娘。我用盡努

力，歇盡所能 --- 但還是拿不出嫁妝。時間過得很快，現在我不只是赤貧，我是絕望了！真是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。」

那人繼續說。「教主啊，我正要放棄所有希望時，就聽到您的一位信徒對我談起您。他說您多偉大、多慈悲、多慷慨。所以我遠道而來，想得到您的麼賀班尼。啊，求您恩賜我吧。」他恭敬地低下了頭。

尼紮穆丁專心地聽了這可憐的農夫的請求。「好，我可以幫你，」祂片刻後說。「有許多富裕的人來這裡接受靈性智慧和內在覺醒，他們總會帶供品來。告訴我，你能在我這裡住三天嗎？」

「可以，可以，我什麼都願意做！」農夫說。

「那麼在接下來的三天裡，不管人們供養我什麼，都歸你吧。」尼紮穆丁說。

農夫瞪大了眼。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福佑啊！他想。多大的慈悲！我區區一個農夫，尼紮穆丁教主要賜我人們獻給祂的貢品！他懷著感恩的心，在尼紮穆丁附近坐下來等著。

一小時過去了。兩小時。終於，一整天都快過去了。竟然沒有人前來領受尼紮穆丁的迪達爾（*deedār*）--- 祂的達省。一個來供養的人都沒有！

尼紮穆丁一臉慈祥地看著農夫，說道：「還有明天。」

第二天早上，當尼紮穆丁坐在陽臺上開始祈禱時，農夫又回來坐在附近。他跟聖人一起祈禱。到處都很安靜 --- 只有遠處傳來一些鳥鳴聲。清晨的太陽在天空中穩步升起。

一整天又過去了，還是沒有人來領受尼紮穆丁教主的福佑。夜幕降臨時，尼紮穆丁轉向農夫說：「還有明天。」

第三天早上，尼紮穆丁又坐在陽臺上。院子裡鬱鬱蔥蔥，花兒格外芬芳。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下，在斑駁的光影中，尼紮穆丁的身影顯得更加璀璨。這一天，哈納卡的氣氛感覺與別不同，好像更殊勝 --- 色彩更鮮豔，脈動著近乎仙境的美。

即便如此，事實仍然是：沒有新的訪客。沒有新的求道者。沒有新的切拉（*chelās*） --- 新弟子。沒有信徒或前來朝聖的人。一個來訪的人也沒有。

農夫徹底困惑了。叫他留下來的三天裡，沒有任何禮物、錢財、或者任何形式的貢品來供養尼紮穆丁！他不敢相信，即使在這裡，在哈茲拉特尼紮穆丁教主的哈納卡裡，他還是那樣倒楣。他的腦海 --- 他整個身心 --- 混亂一片。「我究竟做錯了什麼？」他想。

農夫轉向尼紮穆丁，一臉痛苦的神情。「上師啊！」他說。「我比自己想像的更慘 --- 更沒福氣。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帶著三個未婚的女兒繼續生活下去。不過我現在必須走了。請您批准我離開吧。」

尼紮穆丁教主開口說話了。「每人天生都有各自的命運。你必須確保三個女兒都能嫁出去。你來對地方了，來領受你嫁女兒的所需 --- 以及更多。然而，我是個出家人。人們供養我的一切，就是我賜給有需要的人的東西了。」

農夫低下頭來，點了點頭。

「話雖如此，我倒是還有東西可以給你，」尼紮穆丁說。「你可以賣掉它，在回家的路上買些東西吃。」

農夫抬起頭來。這位大聖人還費心思確保他在路途上有食物，他很感動。

尼紮穆丁站了起來，走進祂的住處。出來時，祂穿著涼鞋。祂站在農夫面前，把涼鞋脫下，說道：「拿去吧。拿到市場去賣。這樣你起碼有點錢買食物了。」

農夫撿起涼鞋，疑惑地望著它們。那雙鞋子破爛不堪，鞋底幾乎完全磨損了，他不肯定可以賣多少錢。儘管如此，他還是把尼紮穆丁的話銘記在心。最後一次向尼紮穆丁頂禮後，他提著涼鞋離開了。

烈日當空，他走在塵土飛揚的路上，步履沉重，腦中一片迷茫，饑腸轆轤。吃力地走了約二十分鐘後，他看到一棵長著拱形大葉的樹。「哦，好了，」他鬆了口氣，自言自語地說。「我在這棵樹下先休息一會。」

當他在樹蔭下躺著，正準備打盹時，聽到有人朝這條路走來。他眯著眼，透過朦朧的熱氣，看到一道微弱的光芒 --- 一道明顯的微光 --- 朝他走來。閃閃發光的物體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大，直到他能夠辨認出它的形狀。那是一個大貨隊：九頭駱駝身上高高地堆滿了箱子。

領頭的駱駝上坐著一位男士，身穿瑰麗的絲綢長袍，頭上裹著的頭巾鑲嵌著寶石：紅寶石、綠寶石、藍寶石，等等。當貨隊走近農夫休息的那棵樹時，那位男士把隊伍停了下來。令農夫驚訝的是，他滑下駱駝，徑直地走到他面前。

「打擾了，先生，」那男士對農夫說。他的聲音溫柔而謙恭，音調優美動聽。「您可認識聖人哈茲拉特尼紮穆丁嗎？」

「啊，認識，」農夫說。「對，當然認識。我剛剛才從祂的哈納卡出來。」

「啊，」那位紳士說。「是的，是的，我想您應該認識祂的。您看，我騎著駱駝，然後我 --- 我聞到了一陣最美妙的香氣……」他頓了頓，深吸一口氣，眼中露出如癡如醉的神情。

他呼了口氣，繼續說：「這是我上師臨在的香氣，我肯定。它從這兒某個地方發出來 --- 是從您那裡，或者從這棵樹，或者 ---」

就在這時，紳士看到了那雙鞋子---尼紮穆丁的聖鞋。他眼睛噙滿了淚水。

「哦，」他低聲說。「這雙是……教主的嗎？」

「嗯……是的，」農夫慢慢地說。他好奇的望著那位紳士，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淚流滿面。「祂把鞋給了我，叫我到市場去賣掉。這樣我就可以賺點錢買吃的了。」

「賣掉？」紳士難以置信地說道。「教主叫您把它們賣掉？」

「對啊，祂真的是這樣說…，」農夫戰戰兢兢地說。

紳士答道：「如果這是我教主的旨令，那我就跟您買吧。作為交換，來 -- -- 請拿走我的貨隊！拿走我的駱駝！把箱子裡的所有絲綢、所有上等香油、所有香料、珠寶和黃金統統拿走。而我就從您那裡取得那雙聖鞋。」

「把這裡所有東西……全……部……拿走？」現在輪到農夫難以置信了。

「對。」紳士的聲音很堅定。「請統統拿走。」

於是他們進行了交換。農夫騎上駱駝，嘴巴張得大大的，不敢相信他突然交的好運，他立刻帶著駱駝貨隊 --- 所有箱子、絲綢、黃金 --- 離開了。這位名叫庫斯羅親王的紳士則帶走了他上師的涼鞋。

庫斯羅親王盯著聖鞋好一會兒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這兒，在他手中，是哈茲拉特尼紮穆丁教主的聖鞋：是上師的恩典、上師的福佑、上師的真知，以及宇宙的所有奧秘和神妙的寶庫。他能感覺到它們在搏動，脈動著生命力，脈動著無容置疑的上主的氣息。

庫斯羅親王是一位傑出的詩人、音樂家和學者，多年來一直為德里的蘇丹服務。從王室退休後，他把所有財物都綁在駱駝貨隊上，開始上路，以餘生侍奉上師。農夫剛帶走的九頭駱駝，滿載著金子和華衣珠寶的箱子 --- 就是他世間的全部財富了。但這對他來說無關緊要，尤其是比起他現在所擁有的，這份來自他上師的最珍貴的禮物，更是如此。

他坐在長著大葉的樹下，將古魯的聖鞋放在頭頂。然後他進入深度的冥想中 --- 數小時延伸到一天、兩天、三天。當他終於睜開眼睛時，他看到和以前一樣的環境：塵土飛揚的道路，隨處生長的植物，地平線上的城市。然而，不知何故，它們卻又與以前不同。或許是他自己變了，以嶄新的眼光看待事物。一切都充滿生機，在呼吸、在脈動 --- 而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他與萬物如一。

他拉下繫在腰間的寬腰帶，那是綠色絲綢製成的。他小心翼翼地將上師的聖鞋用絲綢包起來，重新放在自己的頭頂。他雙手扶著聖鞋，把它們穩住，站了起來，起身向尼紮穆丁的哈納卡走去。

當他到達時，尼紮穆丁正坐在陽臺上，手中轉動著米斯巴念珠的珠子。哈納卡安住在一個色、聲、香的世界中：鳥兒好像在合唱；群花怒放；陽光在樹叢間起舞，以光影塑造不同的形狀。

尼紮穆丁望著庫斯羅恭敬地向他走來，頭上頂著那捆綠色的絲綢。當他走近時，尼紮穆丁問道：「你拿著的是什麼？」

「上師啊，」庫斯羅熱切地說，「那是您滿載福祐的的聖鞋！」

「你從哪裡得來的？」

「我向一個窮旅客買來的，」庫斯羅說。「他拿著聖鞋，坐在離這兒不遠的一棵樹下。」

「花了多少錢？」

庫斯羅自豪地挺起胸膛。「哦，教主！」他喊道。「我把所有財產都給了那個人。給了他一共有九頭駱駝的貨隊。駱駝上滿載著絲綢、香油、香料、珠寶、黃金，還有許多許多！」

尼紮穆丁繼續轉動著祂指上的米斯巴念珠，對庫斯羅親王說：「那麼，你檢到便宜了。」



© 2021 SYDA Foundation®。版權所有。